



徐蘇傳序

徐蘇傳者所以傳徐蘇之事也徐蘇本  
傳列漢書載宋史者儒者見焉閭巷之  
間寡聞也今二傳編錄博采羣書較之  
本傳特為詳備其用心亦勤矣或者問  
曰自漢以來懷德秉志抗節獨行之士  
蓋多有之傳者獨錄徐蘇何也曰彼蓋  
以出吾郡也曰雲卿廣漢士也亦得稱



吾郡出耶曰雲卿聞孺子之風而來在  
當時非無韜接隱約之地顧乃區區於  
東湖雲水之間彼亦以孺子之流風未  
泯也樂於此而居於此固有所不得而外  
之者曰豫章先賢可以陶世範俗者豈  
獨徐蘇武曰得時而駕行道以濟物者  
固已表見於當時垂休於後世矣若二  
君者亦非高蹈而不顧者遠漢衰宋繼

不可有為故退然自守以終其身此其  
操行足以激厲貪鄙聞其風者蓋將使  
頑夫廉而懦夫有立志矣況士君子生  
于其鄉論世尚友可不知其人已乎欲  
知其人不得其事可乎得其事隱而不  
彰尤不可也此傳之所以廣又增錄其  
詩文既廣而增錄矣又刊以傳焉若是  
者皆君子之用心也問者曰唯遂次其

說而為之序編之者棲碧李氏也校刊者李貞士廉也增錄者王遜之也序之者郡人胡儼也



徐孺子傳

南昌棲碧李庭貴編

南昌李貞士廉校刊

南昌王遜之增錄

徐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不當極明耶孺曰不然如人眼中瞳子無此必不明世說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占筭曆河圖七緯之書養徒十餘人謝承書嘗讀書豐城樞山之厓故縣東智度寺龍澤山中今其地有書堂舊址建宗賢堂繪孺君

俗猶存地家貧自耕種非其力不食菜餼義讓所  
居鄉服其德范書帝嘗磨鏡具到所住備以自給  
海內先賢二集時陳蕃為豫章太守初下車即欲詣  
之主簿請入屏蕃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孔席不暇暖  
吾之禮賢有何不可世說請署功曹不就既謁而退  
蕃性方峻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  
之後舉有道就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范書延熹二  
年蕃除尚書令與僕射胡廣俱上疏極言先生宜為  
輔弼叶和神人桓帝以玄纁備禮徵聘而竟不出九張  
於作微墓碣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闕韋著為孰後先蕃曰

陶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  
扶自直不鏤自雕者至於穉者起自江南卑薄之城  
而角立杰出宜當為先范書諸公所辟不就有死喪  
負笈赴弔不遠千里嘗於家預炙鷄一隻以一兩綿  
漬酒中曝乾以裹鷄徑到所赴家隧外以水漬綿使  
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醞酒畢留謁即  
去不見喪主謝書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  
歸葬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范書初瓊教授於家  
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絕不復交至於往弔進爵  
哀哭而去人莫知者時四方名士會葬者六七千人

皆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生陳留某客輕騎定  
及為沽酒市肉糶為飲食容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  
穡乃荅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  
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虛高  
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食此為已  
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荅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  
愚不可及也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對將  
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曰謹拜斯  
言以為師表通鑑及林宗有母憂糶往弔之置生芻  
一束於廬前衆怪之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

士徐孺子也詩不云宁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

以堪之范書靈帝初以蒲輪聘會卒年七十二糶精

妙高蹈超世絕俗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材皆

無所就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懸以相還道無拾

遺謝書江夏黃子琰居喪者泰聞糶一言慙怖改行

云蔣濟萬機論子胤字季登為行孝弟少遭父母喪

哀毀嘔血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資寡困乏

執志彌篤不受惠於人謝書太守華歆禮請相見辭

疾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其履行轉相教約不犯

其間建安中卒

後漢徐徽君墓碣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祥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  
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賞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  
妙知道之精處乃窮則獨善窮則取資非力不食鄰  
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  
物故退卧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  
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  
延熹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  
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  
以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待之不可支然而諸

公嘉招雖不之肯就五閭君年徒步巾祭禮有所尚  
隻鷄不薄意有所加生易為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  
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履中權行中慮皆  
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群顏  
闔鑿坑以遁逃接輿強歌而詭激此誠作或類沽名  
夫有所不為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  
貶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  
物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庭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  
服其行豈與彼教子直道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  
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登篤行孝

宋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邦風流  
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未墓之儀豈孤此地  
別先生之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  
生德不可銘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  
名幼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徐孺子祠堂記

曾南豐

漢元興以後政出官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  
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  
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主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

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濟而織羅鉤  
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  
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  
慕其義者人人感慨憤激至於解印綬至於棄家族  
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夫覲非望者  
相屬皆遠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  
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  
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名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真  
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  
枕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



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夫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柶柶不違字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釋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徑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澗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

嘉泰中太守徐德裕而後其地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太守真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備治至拓跋珪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處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感與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求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重脩南州高士舊宅記

劉頊撰

東湖在豫章城中孺子龍德而隱自吳嘉禾遊桓靈  
間總六十年餘孺子宅故在已如東都嚴陵或即洲  
為臺以樹墓為碑即碑為亭亭為思賢為聘君代有  
事入宋南豐曾公以茅屋創洲祠墓失至過江淳熙  
或得晉平南桓將軍墓磚云去聘君墓七里考之圖  
經又得其墓有九里井而信復為亭亭壞叅知政事  
行江西省東平徐公以至元二十八年秋下車問孺  
子宅曰噫官鬻之矣其初為旅業再轉為官舍公曰  
朔南之會大笑寔惟吾官是為抑尊賢善俗責也捐  
古俸更之平章伯顏公左丞耶律公叅政李公及郎

屬公鄉學子聞而興有助有差宅以是復歸歸而  
之學官如舊戒反徵聘君墓墓在南昌尉廨側步數  
尺輒陷焉為溝公將湮公命識墓植碑起周垣種松  
陷中既又脩高土祠更孺子宅宅故五間入者汚焉  
公命撤其二又新之棲像而止既成豫章之大夫士  
請曰我公之用力勤矣東湖之眉目具矣願有記惟  
昌黎公太末碑稱徐氏起伯翳下逮唐牧守堅矯故  
世有聞孫以為遜與孝之勸豫章之徐後孺子又盛  
墓宅千百三十餘年蘇吳守徐熙至東平公起敬起  
孝益以見仁遜之不泯是間左環波右謝壘過新祠

者顧而有殘烟斷礎之感焉曰孺子何言論功業以  
及此將無以辟不就將不起太守起家不受古今稱  
道之至厭以此而子以為龍德而隱豈亦有見乎而  
或未之能信也余曰子亦知龍之為德乎特有勿用  
而非無用者也孺子東湖之孔明也凡者輩先後出  
處顯晦不論直論志無何如惟其湛冥絕迹無所見  
之行事故極其推許才德與申屠蟠黃叔度相上下  
以為人間芷蘭騷鳳而止每誦繩維栖栖等語不知  
者以為忘世知之者乃有以識其自重不試之量修  
然天地之間將大有為也時無元德抱膝誰知其

下陳蕃之榻而不受西辟出黃瓊之門而不與  
則與二人相業而樂有甚不滿而非人之所能知者  
人必有所不為也而後可與有為達可行於天下而  
後行之者天民也生乎斯世與黨錮諸賢周旋而能  
不在君履標榜之目起江南卑薄與姜肱素聞相望  
而尤不屈於茅容郭泰齒牙品藻之間其素時樹立  
使誠得志其匡救世道位置人物故將不夷不惠為  
奉為稷豈比悻悻者用入家國於敗而以溝壑為榮  
哉東坡文孔父家然乎歲之後成敗之外而愚亦竊  
比孺子於莘渭之流其心國之英者以其道存於不

用而志於無能也嗟乎隱者豈常人常士哉昔聞張  
魏公嘗曰以善物色故人蘇翁共興後翁方灌園織  
屨來謝之士不登善問曰德遠相耶其才復不及其  
父可惜耳卒避去不知所終吳哉此亦後來之孺子  
也試言孺子之為人得之善者猶信東平公名琰為  
政本經術盡下情達士有異表化是舉復有功於前  
備與來世甚大

重建徐高士祠堂詩序

朱備萬

大賢之政非有關於名教不可作也今年仲春予從  
許侯謁高士墓於南門外墓之祭塞久矣樵蘇牧豕

將戲乎其間孰知其為當敬者自僕之至乃始垣以  
絲之門以扁之樹以封之時而祭祀以享之祭之日  
清風掃塵飛雲以守樽俎既陳僕與賓從序拜於墓  
前天道而觀者莫不嗟嘆而人始知名教之為重祭  
畢而燕僕慨然曰東湖故有琛波亭先為茲郡之勝  
今車雖燬而基尚存余方將命匠掄材徙高士祠於  
其上且併郡之文學之士時致其祭以寓其企仰之  
思以遂其游觀之樂何如曾對曰善未幾而祠宇告  
成僕再率賓從具禮而釋奠焉而人益知名教之為  
尊惜余時留

不暇而第其美與斯德也此歸蓋請一二文學之士同  
登造焉始入而予心肅如既謂而予心愉如左右顧  
瞻而予心廓如美堂高可以棲神庭廣可以行禮地  
廣觀深可以燕喜前臨通衢後俯清波植之槐柳種  
之芟新出柔荑各有意曾不踰時而東湖之景  
煥然矣非為於名教者其孰能與於此余因謂二三  
文學曰世之稱孺子為高士者謂其弗仕之為高歟  
抑以其節操行美之為高歟如以其弗仕之為高則  
當時避世而隱者固非獨孺子一人而已如以其節  
操行義之為高則君厨顧及諸賢孰非有德義者乎

賢之論孺子盖曰龍億而隱龍德固非專於隱也其  
潛見飛躍惟其時耳健當可為之時孺子未必不為  
於不可為之時孺子是以不為此其所以為高歟噫  
孺子信不可及矣而吾黨之士得以歌於斯游於斯  
仰前賢 高風挹湖山之清氣以陶寫其性情而增  
修其德業者非侯之賜而誰歟則是侯之斯舉固大  
有功於名教而凡與於斯游者皆不可忘也於是同  
游者若干人各賦一詩衰為一卷請余序諸卷端書  
而納諸許侯云

許侯名方四明人洪武初在任

孺子詞

黃山谷

喬木幽人三畝宅生券一束有誰論  
藤蘿得意干雲日蕭鼓無心進酒樽  
白屋可能無孺子黃堂本是笑陳蕃  
古人冷淡今人笑湖水年年到舊衰

孺子亭

蘇穎濱

陳君落落堂上棟徐君鬱鬱六澗底  
松澗深松茂不遭伐堂毀棟析傷其躬  
二人出處勢不合譬如日月行西東  
胡為賓主而相好一榻掛壁吹秋風  
人生偶合何必同一朝利書吏相攻  
先號後咲不須怪外物未可疑心胸  
比干諫死微子去自古不辨污與隆  
我來故國空歎息城東舊宅生荒蓬  
平湖十里照華屋獨

回孺子遺陳公二人皆合祀社稷胡不相對祠堂中

孺子祠

朱晦菴

孺子高風何處尋東湖臺觀水雲深  
芻一束人如玉此日淒涼萬古心

孺子墓

劉後村

今晚安墳意梅仙舊廨傍醢成龍不至羅  
設鳳高翔黨錮人俱燼先生骨尚香  
小詩拈未出何以侑椒漿

孺子亭

曾蒼山

南州有高士幽居足清趣四海誰心交  
知己惟仲舉舉也正豎貂倡義氣甚武  
才畧少深沈禍激漢事去

反復顛木難支曷不對榻語

孺子宅

趙天樂

今識高眠處滄波是切隣已知難即鹿唯有獨潛鱗  
草長過荷葉藤深失樹身閒思昔微子猶自得稱仁

孺子亭

宋壺山

支顛無計早抽身漢業已陳名尚新可是陳蕃門戶  
窄聘君總去榻凝塵

又

蕭水崖

湖上花藤絡樹身傍湖鷗鳥識遊人兩京寂寞有前  
哲一榻風流無後塵史牒不名為隱逸公心豈是少

紅綸卷藏獨向荒丘老歲歲祠前新艾春

孺子祠

周義甫

萬柯濃綠暗祠林靜息簷邊懷古今東漢諸陵無墓  
城南州此屋久湖陰長空每夜三更月高士當時一  
片心浮世升沉天不管小橋風絮舞春深

又(已下新增)

徐容齋

東湖拜我翁敬述東湖歌西山列翠屏東湖澄翠波  
君厨俊及賢有此胡不過我翁獨起舉飛出世網羅  
仲舉非不警一榻成蹉跎大厦將頽傾曷能支一柯  
至今湖上宅千載亘不磨亭址歲月深風雨莓苔多

我有一瓣香再拜靡有他幸會唐虞時赤子無瘡病  
再拜復再拜老淚俄滂沱

和前韻

伍雲從

盤桓聘君亭悠然與永歌衣冠猶漢代乾坤幾風波  
故宅鎖烟雨寂寞無人過頽垣繡土花古木封藤羅  
端拜仰高風我行正蹉跎邈焉不可及長嘯撫庭柯  
常思黨錮禍豪傑俱消磨超然遂高舉明哲君獨多  
固辭再三聘杜絕誠無他嗟嗟此何時民命疲瘵痾  
至今千載下感德出涕沱

孺子亭

黃河清

宇宙真魂喚得醒一尊和月醉江聲看空東海有此  
士高出南州只一亭檜色半天猶傲世湖光落日欲  
吞城蕭然四壁殘燈火圍畫東風萬劫青

續集

重修徐高士祠堂記

胡儼

水經鄴元云潁水北徑南昌縣西歷白社其西有徐  
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  
豫章續志云孺子亭即孺子宅也舊宅在州東北三  
里許涂廩古今志及寰宇記中云在梅福宅東陳蕃  
為遷於塘東百步湖南際小洲上即鄴元所云者自



唐以來固已於其所作亭宋初王明為守更葺之易  
為廣廈未知何時復毀及南豐曾公繼為守始葺其  
處結葺為堂圖孺子像而祠之亦曰湖南小洲上有  
孺子宅號孺子臺蓋曰宅曰亭曰臺皆即其處而世  
易其名耳元初江西行省參政東平徐瑛重作之至  
正末燬于兵故處沒為民居高橋之南有孺子亭昔  
蓋自唐有也考之郡志唐宣宗時塘東有三亭曰涵  
虛曰孺子曰碧波乾符中俱廢洪容齋曰碧波後為  
孺子祠高橋之孺子亭余幼時嘗游其下土阜屹立  
有亭巋然祠孺子範土為像乃漢衣冠也洪武甲寅

都指揮宋晟以其當行道平成火守許方遂遷祠于  
環波亭之故址而碧波之孺子祠亦沒於湖矣環波  
亭者宋淳熙中張師子顏即涵虛廢亭所建後亦廢  
故高橋之祠遷立焉祠初湖風雨所會歲既久而祠  
益壞永樂癸卯秋監察御史張公庸謁祠慨然有志  
新之郡庠生黎彥常陳泉傳恭因勸率好事者鳩工  
聚材以成其志於是參政樊公敬憲副成公均各以  
其祿助之作祠堂三間廣二千四尺深如廣之數二  
尺差其壁而燎以垣中新肖像外封門屋規制一新  
若燦然于湖先烟水之間五閱月而告成既成化

五千而僉余為之記嗚呼孺子平生志行見諸史其  
高風清節重於當時稱於後世千百載無異詞誠獨  
行之君子哉抑嘗論之伯夷之清柳下惠之介孺子  
有焉若孺子者夷惠之間也君子論世尚友况居其  
鄉者乎故不以鄙陋記其本末使來者有徵焉

謁徐孺子墓文

嗚呼先生當漢室衰微隱居求志四察孝廉五辟宰  
府三舉茂才皆有固辭不起德義化于鄉聲聞著于天  
下高風清節能使頑夫廉懦夫立鄙薄者趨厚貪昌  
者知止雖不為政是亦為政矣先生之准當時卓立

乎頽波之中傑出乎羣賢之表百世之下聞先生之  
風者有所持循而不苟嗚呼先生則亦百世之師也  
儼之生也邠先生之故居今卜築懸榻之里又適先  
生之墓高山仰止千載猶一日也敬陳薄奠維誠是  
將伏惟尚享

孺子亭賦

甘肅

歲在赤兆執徐畢事之月孺子新亭奉成郡教率諸  
生備祠以樂之觀其圓極巖巖地層巖巖張門靡辭徐  
丹雘焜煌雖高廣不能廢於昔然優乎廟貌之堂堂  
也於是襄建凡列遺臣祖嘉穀濟濟酌獻馨香禮畢

射於庭納高風於千載慶佳會於一時顧瞻咨嗟時  
為賦之有生未生誰薦而遂絕枉以薦其辭曰彼其  
冠竹皮衣草履章而無章律稱乎南老之幾眉荷  
拂手溪官之威儀舒乎其容如見陳蕃於卧榻之初  
起恨乎其親如告茅容以大廈之不支者非南州之  
高士乎爾其介拱踏湮具區罔斷兮城隅擊滄洲兮  
遺址吊白社兮荒煙爰然崇臺如雪壇永依乎宮墻  
之側歸然高觀如靈光獨存乎兵革之餘者非東湖  
之故居乎嘗讀與公按其居而想其人則其蘊壘之  
所日履履之所趾雲綿綿兮山紀天濤濤兮水止水

黎鼎不兮露焚屋於燭兮煙市既已與化俱盡於此  
之鄉而歸於無有之始矣獨其英靈曠元氣而  
不朽者迄今邇其餘韻猶足以立人之懦而消人之  
鄙也嗟夫巢許之流窮於山林子獨息影於城陰完  
張之黨紛起橫議子獨葆光於亂世迹其生習紫酒  
千里人事脩然而來條然而逝猶冥鴻不可以緝緘  
逸驥莫得而追制吾嘗品其人於申屠之上林宗之  
次然猶未得為天下之高士其亦學魯連而未至者  
歟噫地靈人傑萬變一節孰知自世之後復有淮園  
之文不其芳而紹其烈茫茫數瀆比比德鄰混混先

世莊若無人吾知孺子之亭雖賴人而新孺子之名  
不賴亭而存吾將索孺子於淇津之東浩然撫斯世  
之由旬舞春樓先生神樂思樂永慨浩發為楚招以  
亂之曰江水滔滔清龍魚兮葦蕪沙蔓棘鈎結兮騰  
蛇彌路目睢盱兮土伯元約甘鬼以娛兮瓊輿錯衛  
君車兮魂兮歸來學生哲而死愚兮玄庭通只屋渠  
渠兮物窮歸本命不可渝兮珞臺開維設遠條兮將  
暮偃几安以舒兮春秋事祀厚儲胥兮魂兮歸來  
故居兮

元

遵城闌以東逝兮界泱泱之洪濶汨滔滔之不波兮  
盛氣磅礴乎阨隔有亭翼然臨其上兮是為孺子之  
故居試往造乎其間兮撫陳迹以躊躇外舉以周隆  
兮中潭澄其觀虛層階爰其背水兮高門闕而面陽  
踈櫺盱盱以深廣兮回簷跂跂而翼張巨楹踳踳於  
兩廡兮榑壁繚繞於四傍崇卑深廣靡不中度兮儼  
乎廟貌之堂堂塞伊人之好修兮生服玩乎衆芳吾  
欲以紫荷為屋兮丹桂以為梁梓辛夷以為箱兮集  
申椒以為房凱英英之未死兮感靈芬而來下根素  
兮之也散兮又安事乎輝臺與穹廈屬赤精之未暇

子之晚翠之始華不葆榮以擎實兮方換萬而為壽  
也此海而寒濁兮悲衆垢之莫子澆也飾徽徽以自  
暴也久不志為此態也遠致芻而不憚兮動下榻而  
不驚夜方執燧以固風兮遙續繼而去之層巒賢之  
一細兮獨遺遠此靈瑣吾品其人夷惠之間兮孰云  
誣而不可茲南州之裔城兮川不犯於三江乘高士  
之遺烈兮冕駕美夫中邦重茲亭之重構兮為此城  
之耿光庶幾托芳名於不朽兮符天地之久長亂曰  
哲人逃名聞若穢兮志士逐逐甘死利兮維昔之隱  
不如今之市兮英英妾儻門九壯兮我心之傷彼顛

訛兮

孺子墓

楊廷秀

南昌尉廳之右有孺子墓墓前故有思賢亭後經  
兵餘亭毀墓湮今尉劔津張敬之因葺公廳披榛  
得墓按圖謀墓旁有九里井求之得井又有毗吡  
桓伊墓下得甕三款識云晉平南將軍墓去聘君  
墓七里數其遺通而信國表其墓復其亭云敬為  
賦之

有客棲靈外無名污室中南州之高士東漢獨清風  
蒼園已木黍荒行猶石翁愛頭吹笛鬼端為洗襟

千載高風王一姓行人下馬思悠悠思賢亭下舊花  
月竟在南州何處遊

孺子志

艾天性

斷草寒烟故宅荒高風千古映湖光獨憐漢帝微車  
重不及陳蕃八尺床

逸民

趙子昂

南州有高士食力事耕稼優游聊卒歲不矯亦不隘  
大木行欲顛緇縲豈足賴何為諸老翁栖栖不違舍  
斯其非無見明哲自高邁誰能慮一榻待子來稅駕

孺子祠

曾尚鑄

潛魚躍深波好而翔高木物性小苟馴所貴在無欲  
伊昔漢道微祲氣凌日數君子明哲心高秋朗寒玉  
侃侃陳豫章經邦樹藩翰榻短清風長懸之光凌亂  
天球與河圖識者為玩玩所嗟祖德松直幹橫青雲  
歲開霜雪深不復生陽春悠悠我復悠悠我嘆息  
千載申屠蟠共君雙白璧

孺子亭

袁尚文

南昌高士浦雲邊亭子丹青尚燦然一徑入湖波似  
鏡八公臨岸柳如烟居人猶奉春秋祭舊史誰傳註

遠望不守高風踏雨漢更將塵榻待諸賢

又

孺子故家湖水邊至今高柳景依然白沙雲影高低  
樹春日湖光上下天乳燕蹴花迎細雨小鳧吹浪入  
晴烟曲欄干外東風急羅袖翩翩映馬鞭

又

東湖孺子今千古故宅新遠向此中天下禮容高處  
士江南人物在清風春花門徑生芻遍夜雨黃堂故  
榻空片卷盡移丘墓改去碑三石嘆慨南豐

又

曾如

東湖千載因人至上有高風孺子亭  
獨立固與東湖節清高難擬此山銘  
沙鷗尚撒烟波侶汀芷如聞黍稷  
馨獨有南豐曾大受華文炳炳照丹青

徐亭夜月

前人

高士名何似中天璧月懸清標千載上特立萬夫前  
榻為陳蕃下聲因漢史傳亭高秋氣盛湖迤夜光圓  
蘋藻千春祀衣冠一代研青龍橋底氣盡鷄水中偏  
更沈沈靜星河粲粲鮮少微臨翼軫再拜益懷然

聘君亭

范烜

國子學

高風萬世重至今遺像仰層軒草衣肯為玄纁

出弄猶猶瞻粉墨存身動政光清繞座兩餘山色翠  
南門衣袵獨立東湖上目送斜陽欲斷魂

徐亭烟柳

胡儼

高人去已久清風不可攀  
陰鴻芳草碧色吹古苔班  
惟留數株柳長伴翠烟關  
塵榻無人掃竟為自往還

徐亭烟柳

曹榮

東湖老樹拱晴雲樹底空亭識  
兩鴨啼涼影半斜照誰懸  
正墳千載故鄉遺像在今人  
懷仰揖清芬

徐高士亭

無名氏

東漢垂名只有公南州千古仰  
在賓主無人兩榻空滿徑蒼苔  
煙籠當年自得全身計不入  
群雄黨錮中

孺子亭四首

黃翰

一代清名表縉紳芙蓉秋水照  
景涵養曾中天地春七十二  
紅塵兒童亦解稱高士不獨  
高身遙在水當中水色天光  
輪明月照還空添成爽氣朝  
來雨散作秋聲夜

半風幾度倚闌看未了滿城樓閣樹重重



綠樹陰遮一徑深每因公暇獨登臨廟廊豪貴遙相  
薦城市塵氛近不侵人慕表儀超俗態天留居址占  
湖心衣冠整肅神如在流水滔滔自古今  
湖中無處着纖埃一徑幽深轉綠苔白水三邊開寶  
鏡朱闌四面匝瑤臺湖生南浦添波入雲起西山送  
雨來華表未歸遼海鶴春風幾度碧桃開

孺子亭

黃潤玉 廣西

一木難支大厦傾先生早已識桓靈共嗟龍德居潛  
隱誰悟鴻飛入杳冥東漢儀刑高士傳南州聲價聘  
君亭束芻意遠人可憐

孺子祠

昆明張謙

舊說南州徐孺子按臨猶喜挹清輝千秋一室山當  
戶十里東湖浪拍磯風節每聞貪鄙化烟波送隔市  
塵稀幾回駝馬相過處坐對鸚鵡羣樹影移

徐高士亭

雲中李英

志節顛顛冠世英聊將耕稼了餘生三旌不赴安東  
召一木難支大厦傾終古波心秋月白至今亭上晚  
風清當年若出為時用方信東湖有孔明

孺子祠

清源凌澤

賞時誰不奮英雄自是先生獨飲嗟下榻幸逢陳仲

翠首効端為郭林宗祠前柳色烟光滿  
氣漲三月史芳名傳不朽令人千載仰高風

孺子祠

三山孫家

平生不受利名拘卜室東湖樂有餘  
清卷已同天地久高風應料古今無  
祠前雨過波千頃洲畔雲深宅一區  
惆悵先生難復見斜陽綠樹自啼烏

孺子亭

雲間張政

大厦將顛不可支先生明哲有誰知  
風標千古應難並書幣三徵竟莫移  
徑裏莓苔青簇簇亭前楊柳綠  
絲絲儒夫有立食夫介表表高名百世師

孺子宅

雲間沈姓

迢然高嶼孰能外蕭散東湖道  
我俱無事曾為官  
聘草門空在連官車兩荒宿草墳三尺  
煙鎖長場宅一區  
留得清風猶凜凜  
蕪頭立孺無非虛

孺子

天台陳道

尖精澹無光群賢忍陳挫  
所以龍德士不受塵氣兒  
躬耕東湖濱德譽自昭播  
玄龜天上來  
孺子宅空卧大厦何顛傾  
一木誰能荷而今百世下  
清風幾吹掃

孺子亭

古梅陳志

孺子亭  
先生獨居處  
為見東京非故

物華一木柱明堂  
萬長三使當時輕一出至今間里不留芳

孺子亭

吳陵吳潤江

名重南州漢代賢至今青史有遺編  
一榻清風去後懸門掩落花流水外亭空裏柳多  
鳴這我來仰止高山處欲薦黃華思愴然

孺子亭

上虞張居

徐孺亭前湖水深  
春明月清風自古今  
知音當時一木難支厦  
徐孺亭前湖水深  
春明月清風自古今  
知音當時一木難支厦

孺子祠

仁和寺

東都批度隳王政五豎乘時竊其和  
天天也何當有定命國無仁賢則國虛  
何如大木可能一繩維栖栖胡為不定居  
可畊稼一榻遊登甚閑暇待價殊非韞  
履風斯下高情灑漸凌八區久矣頽廉立  
秋風起無樹祠木尚可栖瞻烏雲卿鋤園  
知有隣德不孤桂松陰連葦繁敷我未祠  
山禽野鷺鳴聲呼塵容俗狀羞華腹

孺子祠

新昌三

天子之賢，宜急可知。天意不非，桓潔身完固，非忘國見。道分明在，卻冠莫訝。伊周功未接，只將陳寶事來看。等閑長想東湖片，應是先生一片肝。

南洲水去風長在，東湖人沒名不忘。山林氣節，乾坤滿相府文章。早日月光身接紫泥空，稽首手持黃華自生香。當時黨錮遭多事，只見先生道有常。

推搯金鼎正堪悲，稷契重來不遇時。設使改心應有道，若逢專信豈無禪。桓皇固聘將難卻，漢室回春未可知。却是先生明到骨，乾坤儲老一名祠。

王公

孺子

錢唐夏時

千載猶傳下榻名，從來明哲有餘榮。思賢幾立東湖上，秋色波光無限情。

又

鵲君亭對隱君亭，双聳豐碑太史銘。高節清風人不見，悠悠雲外四山青。

孺子祠

王仲序

兵部主事

遺世蘊然湖水東，湖光山色自葱葱。緬思下榻人何在，想生芻事豈空萬古芳名齊。北斗千年清露重，高風祠前屹立亭。碑在惟有南豐筆力雄。

徐孺子

陳靈器

兩漢少名士南州有聘君襟懷同皓月身世等浮雲  
砥柱中流見聲詩後代聞東湖遺址在堤柳對斜曛

孺子亭

曾一本

梅坡謝靈運陳迹唯有南州僅此亭勝地深蟠千樹  
綠畫簷高屋數峰青湖光繞檻鷓鴣偏遠苔色封塔戶  
屢高堂凜尚看風節在生民猶解挹遺馨

三山陳爐江西按察使

行藏原有道出處須見幾忍耻藪危邦何如甘蕨薇  
漢道昔云李桓靈擁虛器西日走噴噴一繩豈能繫

濟川非無情中有波浪驚不見陳與實殞身竟何成  
南州坦平地高遂夷齊志有口寧食力不掛安危事  
朋黨任紛紛安然麋鹿群束芻千里道唯哭故人墳  
西山高翠律未若先生節西江清見底未若先生潔  
我遭

明盛時引身非所宜雖無仲舉榻愛樹九齡碑宰木  
揚清風東湖釀美酒拜拜奠芳樽閒庭自花柳

星沙洪性江西按察使

郡齋忽裏榻高懸此守方能重此賢三聘固知君不  
屑一緇何補厦將顛眼中天意冥鳴遠湖上風光漢

月圓我作墓亭歲五刻酒香新漬隻鷄綿

粵南陳獻章

故人已謝陳蕃輩欲起先生在帝桓自昔山林輕祿  
位至今朋黨惜衣冠尋常笑語諸公接七十支離一  
老看誰謂開元張相國重磨碑碣寫心肝  
杜陵烟艇曾來否相國銘章今在亡人物一時堪輔  
弼斯文千載共輝光眼中斷送蒲輪返原上來携絮  
酒香事異鑿坏終遠去鳴冥天濶道之常

陳蕃嘗武使人悲却憶陳蕃在郡時他日蒲輪應未  
信平生木榻竟何禪事機成敗不易筭天命去留那

得知萬古西山一四首風清月朗勝君祠

華亭夏寅和岳副使

漢家陽九重惟元痛恨本由心與桓事有太阿先授  
柄理無鮮履創亦冠何消黨議焦頭拯盡被奸雄冷  
眼看萬古清風在壁一榻南州不起正推肝

秦施法峻鳴先舉漢到陵夷鹿耳亡黨籍衆方搜李  
范廟謨誰復念高光東京黃考出何補西閭紫芝春  
自香一片曲江遊劫後石至今文采映綱常

一木文傾本自悲中原回首是何時衣冠黨錮三靈  
改名節光華百世禪事到開元智定論機於諸子最

先和寒烟野水不湖上有酒唯洗儒子祠

永豐羅倫和

黨錮諸君宿草冬西山南浦謝盤桓莫煩使者重懸  
榻懶逐群兒學掛冠未有烟花嬌我老只餘風月倩  
人看生身一耐東湖水幾許清光入肺肝

述古來今成代謝青山流水費興亡流連木榻堪何  
事慘澹矣精遜不充文獻銘章秋日白杜陵烟艇落  
花香林居細問玄冥子人道天心合有常

聞道東都萬古悲可堪人事與天時群雄睥睨終何  
及一人才信有禪黨籍總教諸子與天機惟許此

翁知解朝莫笑揚雄論誰盡陳蕃入此祠

南昌張元禎和翰林

煌煌赤社盤千崇岌岌危樞擁一桓久辨中林難即  
鹿誰能新沐不彈冠過人風節閑人立一人才萬  
代看若道此生忘此世東湖秋月是心肝

萬牛莫致安車載束草却辨知己亡心了先生此機  
竅跡於夷惠更輝光丹山威鳳出非偶空谷幽蘭死  
抱香冷眼笑深釣捕者強將赤手正天常

箇裡興亡箇裡悲亦占人事亦天時鴻冥儘破羣公  
望天缺安能片石禪苦筮好輸安節好一夫知愧萬

夫知乾坤試看千年日若箇高人合並祠

粵南林光初

面面湖光水鏡寒一丘垂老足盤桓冥鴻閱世終辭  
綠白刃臨頭幾正冠南畝有情拚獨力西山無數共  
誰看故人謝得長留榻三後應難露肺肝

松竹摩挲對夕陽東湖亭上吊荒亡清風南國千年  
在片碣開元隻眼光田野自能容此老湖山終不愛  
名香焦頭爛額支顛廈陳實何曾紀太常

到老耕傭亦不悲巢栖穴處尚諳時二秋異卉終難  
好一柱頽波別有禪當佇墨能崇禮數西山元亦托

心知生芻迢遞來今日一辨明香孺子祠

姑蘇陳琦江西僉事

此老西山白滿顛漢家不遇中興年巢由事業非吾  
願陳實功名到耳邊明月幾時湖上榻高風一片曲  
江鐫東都人物從頭數卓見如公未有前

廬陵王臣翰林編脩

蠹蝨滿朝廈欲傾真能在野自何情漢家人物百千  
載天地東南萬古名高誼故能懸榻待神交終契東  
粵誠何時更向新亭過借取清流一濯纓

次陳獻章韻

舜江黃韶江西僉事



絕憐李固心扶質愁倒陳蕃力事桓儉德自追蒲作  
席清風誰念竹爲冠頽波震海何煩聽虐燄熏天詎  
恐者好似卧龍存不用孔明合共此忠肝  
心慕盛時全進退身逢衰世決存亡君厨標榜原無  
日孝義彰聞倍有光飯必藉茅端取索酒惟漬水自  
生香荅人不語國家事處變由來異處常  
遁世深關漢室悲紀綱大不似初時高風振起當丕  
變清義扶持豈小裨質本地靈真傑出氣由天賦正  
生知褒功表德昭公道合與夷齊共立祠

題徐高士祠詩有序

豫章徐高士祠在東湖南洲之上廢置詳於傳  
志久矣景泰丙子四月之望予徃吊之拜瞻表  
面因竊嘆曰風節人之大閑也古今蒙耻苟進  
之徒固不足言矣其有足崖壑而志城闕者亦  
多假隱自名以詭祿仕風節喪焉獨高士在當  
時見矣明決四察孝廉五辟府宰三舉茂材皆  
辭疾不起而恭儉義讓所居化服十載之不亦  
皆景仰企慕其廉貪寡薄之功誠所謂無用以  
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於名教豈小補哉遂

今有司作清風亭於其詞前賦述體詩四言發  
幽光以誦世道云

一束生芻力古人荒涼陳迹竟誰倫南州堂上建  
懸榻北嶽山中紉濫巾傳到逸民風世教坊題高  
士式傳紳又來閑向東湖望幾許注涇光接富春  
青雲夢裏謝瓊早懶受玄纁製錦袍貧賤不荒三  
逕當輕肥在薄五陵豪江湖寂寞流風遠光嶽崩  
熒間氣高迎客紛紛吊遺迹誰輕名利等鴻毛  
而隱何曾去買山草堂元在本雲間地隘巢父能  
相讓類笑詠宗不自閑泰華高名感一檢斗牛精

氣接銀灣我來弔古裴回久帶得清風滿袖還  
思賢亭上詠緇衣雲滿江天隱少微濟世有心非  
矯俗傷時無道却知幾碧潭長夜蒼龍卧丹穴何  
年彩鳳飛千古地靈人傑頌西山南浦也增輝

奉

勅巡撫江西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茹蘇韓壽書  
徐高士詩和韻

是仰南州第一人聲華獨步許誰倫一生善行無  
婁被百世清風郭泰巾直筆流芳香史冊高亭遺  
像肅冠紳精靈更在城東道孤塚年年碧草春

當時肥遯向林臯千載清風一布袍盡識桓靈荒  
帝祭獨希巢許擬人豪亭石古迹南州重世仰餘  
先北斗高一束生芻在何處且將椒醕薦貂毛  
玄纁謝却卧西山真與夷齊伯仲間羅網不罹黃  
鵠遠釣竿然伴白鷗閒誰知後漢人千古猶占東  
湖水一灣幾度梅花弄明月隔牕疑是聘君還  
蘭襟意帶芟荷衣自把犁鋤向翠微黨錮幾人能  
免禍先生終老獨知幾心憂大厦將顛處思入冥  
鴻避弋飛遺跡百花洲上路至今草木盡光輝

涇川陳述

青史寥寥見幾人高風勁節更無倫漢廷空至  
纁幣錦里終甘烏角巾千載有懷尋古迹一官無  
補愧朝紳幽亭獨立沉吟久湖上鷗波蕩漾春  
舊隱城東湖水臯緇塵端不上緜袍獨懸一榻清  
風在特立千年士氣豪孤塚春來芳草合荒亭人  
去白雲高當時盡說龍門好誰識南州有鳳毛  
高卧孤雲懶出山更無塵夢到人間漢陵落日群  
鴉噪遼海天風一鶴閒列傳有光青竹簡孤亭無  
恙蒼波灣西山草色年年綠惆悵先生竟不還  
思賢亭畔一揮衣芳草猶尋舊路微今日東湖誰

是侶昔年釣黨孰知失庭埋積雪青松老門對寒  
流古鷺飛欲致生芻弔陳迹山川千古尚含輝

三衢徐鑿

桓靈季世見斯人養浩立園邁等倫不就蒲輪辭  
束帛肯披野服看綸中百年高節輕軒冕千古清  
風重縉紳湖上有亭名不泯映堦草色自生春  
避名築室隱東臯肯脫麻衣換紫袍東漢釀成三  
國勢南州挺出一人豪迹追光黨心同逸遠接巢  
由跡並高自愧浮名成底事秋霜白盡鬢邊毛  
隱居僻近伏龍山高節清風滿世間屋畔田園好

食力案頭經史自消閑懇辭天上玄纁聘甘老城  
東綠水灣却笑當時名利客栖栖何事不知還  
終老南州一布衣養高泉石宦情微已知群小將  
成黨誰及先生早見幾古塚城邊嗟草舍新亭湖  
上喜羣飛豫章太守雖云逝還有名公仰德輝

紹興韓陽

漢網何由致此人顏波屹立許誰倫陳蕃久下尊  
賢榻郭泰應慚折角巾草莽傲時憐世教脂膏病  
髮何朝結至今祠占東湖上不學人家桃李春  
平生高卧在林臯豈為玄筌易緼袍耻向侯門趨

祿仕從教郡守辟賢豪危亭獨占東湖勝勁節還  
同北斗高欽黨欲成鴻已云任他秦法似牛毛  
先生豪氣壓西山名在西山北斗間懸榻堂空丹  
鳳香徹賢詔展白雲閑碑我新刻凌青漢亭登清  
風俯碧灣吊古莫教歸去晚林間倦鳥也知還  
奔世風塵滿素衣先生却嘆道中微獨行未必真  
忘世萬事誰能早見樂墳卧石麟秋雨冷亭涵湖  
鏡暮雲飛表賢千載逢  
都憲水色山光總有輝

南昌羅篋

煙鎖空亭不見人先生高節更無綸東湖清興半  
輪月南浦閑清一幅巾祠宇廢興垂郡志庭堦瞻  
拜肅儒紳遠來吊古西江上忍觀飛花送晚春  
隱居原不愛青山惟愛東湖地半間高臥晏同紅  
日起岸巾常伴白雲閑堦迷樹影通三徑亭俯波  
流古一灣詞客紛紛吊祠下徘徊日暮竟忘還  
平生素志慕林臯千古清風一弊袍但愛幽棲忘  
俗慮不趨勢利附權豪世傳遺迹南州遠人頌芳  
名北斗高富貴浮雲何足羨看來何啻一毫毛  
竹籜為冠荷製衣一生心事竟稀微不貪厚祿非

沾譽耻入危邦解見幾歲久斷碑荒藓合春深古  
砌落花飛自從

都憲留題後草木山川倍有輝

弋陽李行簡

高士南州第一人清標卓行總超倫荒祠重揭今  
時扁遺像還我舊日巾義重綱常扶世教禮嚴裡  
祀肅儒紳東湖遺迹成塵土荒草殘花幾度春  
雲迷故宅楚江臯滿榻清風一布袍深隱無求輕  
世祿屢徵不起愧時豪曠懷光湛秋蟾皎信節魏  
同泰岳高愧我歸來空言仰一觴無慮薦溪毛

高亭翼翼面西山名在夷齊伯仲間世事升沉  
若夢宦情馳擾孰如閑望空南浦雲千疊臥占東  
湖水一灣慨想高風無復見忍看飛鳥傍林還  
耻受玄纁恋布衣漢家事業嘆中微潔身遠引非  
忘世避亂深藏解識幾荒冢夜深玄鶴怨空塔日  
暮亂雲飛廉貪立懦功非小世道千年賴有輝

弋陽李奎

萬古清風一偉人祠堂高建碧湖濱名留天地千  
年久俗被鄉邦百世淳佳木雨餘清影合古碑歲  
遠綠荷涵荒墳數尺今猶在漢業于今已不存

金城黃諫

漢鴻憎弋落南州占過湖東水上頭半榻高風塵  
絕世一奩明月鏡磨秋碑封蝸篆何曾斷壁立龍  
門也自休今日空亭來吊我王芻置罷思悠悠

泰和李樞

